

王爾敏著

晚清政治思想史論

華世出版社印行

晚清政治思想史★

王尔敏著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三刷

晚清政治思想史論

平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

著者：王 爾 敏

出版者：華 世 出版 社

總經理：華 世 出版 社

台北市景美興隆路一段七〇巷十一弄十三號

台北郵政一三一三四一號信箱

郵撥：一〇三九八九號

電話：九三二一四一一號

印刷者：文 滙 印刷 廠

台北市西昌街六六號

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目次

一、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·····	一
二、清季維新人物的託古改制論·····	三一
三、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·····	五一
四、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·····	七二
五、南學會·····	一〇一
六、清季學會彙表·····	一三四
七、道咸兩朝中國朝野之外交知識·····	一六六
八、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·····	一八二
九、晚清士大夫對於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·····	二二〇
附 錄 「現代化」的時代意義及其精神基礎·····	二七七
叙 錄·····	二八三
徵引書目·····	三〇〇

一、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

自一八四二年，中國與外洋接觸日趨頻繁，西方現代知識逐漸傳入，無論直接或間接，對於中國思想制度均發生重大影響。辛亥革命（一九一）以前，思想言論並未達到充分的解放，認識不够普遍，亦並不深入。但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，除了並未提出全面的文化問題以外，凡日後所展現的新思潮，大抵均已在晚清時代茁放了一些萌芽。同時就思想的發展階段而言，晚清七十年間，實構成近代思想轉化的序奏。更進一步說，晚清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一些關鍵問題，也自具備其歷史發展的特色，自有其獨立存在的意義，特別是政治思想方面。

晚清政治思潮與現代大致是同步調，與悠久的傳統思想來比，則顯然是大的變革，這個變革的時代，很值得注意，而轉化的內容，更是值得探究。很明顯，晚清政治思想的轉變是循着接受西化的道路向前推進，但實質上決不是單純的西化問題。就那個時代而言，西化只是過程，也可以說是一種想望的趨勢，西方知識只提供刺激的源泉，而思想的形成，則是出於中國學者內在的感悟。晚清知識分子因外界的刺激而啓發一些新的觀念，並非對西方思想作有系統的了解而全新移植。不但不能說是充分的領受，而且頗顯得片段零星。西方知識雖然不斷的提供新刺激，但

在中國與西方列強兩邊，均不曾作有系統的介紹，歷史事件反而扮演著起動的媒介。

至於晚清七十年間的政治思潮，特別是較有重大轉變的後五十年。可以先就基本上了解其所構成的質地與醞釀過程。從而認識這一時期的思想特性。要弄清楚這些基礎的關節，我們可以嚐試作三個步驟入手。第一步，先瞭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用甚麼方法去認識西方。第二步，辨別他們同時代中所提出的新觀念。第三步，分析這一時期政治人物及思想的大致成分。現在可以分別的在本文內略作討論。

(一) 認識西方事物的態度與方法

當西方知識器物傳入中國，朝野士大夫恒以其固有的知識基礎，從事於瞭解說明，和批判討論。也就是說他們採用主觀的譬解以代替客觀的承受。這幾乎是命定的自然趨勢，因着歷史的條件，因着當時的客觀環境，中國學者所能採取的道路，不可能有澈底的擺脫和飛躍的轉進。另一重大關鍵，是他們接受西方知識和認識西方思想制度，多半是由於間接的接觸，而不是直接的體驗，其領悟的過程，自然是不完全和不充分，因此免不了一知半解，而以固有觀念附會和彌縫其不完備的假設理論。

晚清學人以傳統知識爲基礎，從而解釋西方事物，主觀的理念常在不知不覺中支配着他們的觀點。如果先肯定他們的學說並不是有意自欺欺人，那麼這一些解釋和討論的眞誠，就頗爲值得重視。應該可以由此了解到這一時代思潮的基本素質。接着舉幾個實例，以考察當時學者認識西方事物的入手方法。

徐繼畲叙述歐洲概況，頗表現了他的主觀見解，如其總叙歐洲所謂：

「歐羅巴一土，以羅經視之，在乾戌方，獨得金氣。其地形則平土之中，容蓄滄海，數千里迴環吞吐，亦與他壤迥別。其土膏腴，物產豐阜。其人性情縝密，善於運思，長於制器，金木之工，精巧不可思議。運用水火，尤爲奇妙。火器創自中國，彼土倣而爲之，益加精妙，鑄造之工，施放之敏，殆所獨擅。造舟尤極奧妙，篷索器具，無一不精，測量海道，處處誌其淺深，不失尺寸，越七萬里而通於中土，非偶然也。」（註一）

又謂：

「歐羅巴諸國之東來，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，建置埔頭，漸及於南洋諸島，然後內嚮而聚於粵東。萌芽於明中，濫觴於明季，至今日而往來七萬里，遂如一革之杭。天地之氣，由西北而通於東南，倘亦運會使然耶。」（註二）

徐繼畲介紹歐洲，對其個人以及國人均爲新知識，但在無意中却被傳統觀念所支配。這兩段話中有幾個固定觀念作爲他解釋的基礎。一個是五行說，用以確定歐洲以西方部位而獨得金氣，得金氣乃至於獨擅制器之技。後人循此理說，常常提到歐人得金行之性，而善運巧思。另一個是八卦方位，歐洲就羅盤指向正在西北，也就是固定的乾方，八卦運行，首起於乾。由是形成他的「天地之氣由西北而通於東南」的理論。還有一個是時序的運會說，作爲他推斷未來發展的根據。

相對的談到中國自身，傳統的觀念也是要隨着潮流而支配着學者的解釋，如志剛所謂：

「前在西國，客問使者曰：地球上無土而非國也，中國之說何謂也。使者曉之曰：爾謂中國爲在中央乎。則大地縣於太空，何處非中。謂在中間乎，則萬國相依皆有中間。謂在中心乎，則國在地面。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，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，四千年，皆中道也。非若印度之佛言空，猶太之耶穌言愛，波斯之拜火，麻哈摩之清眞，日本之新德，此大地上之彰明較著者。至於山陬海澨與夫窮鄉僻壤，怪誕無稽者不可枚舉。則所謂中國者，固由歷聖相傳中道之國也。而後凡有國者不得爭此中字矣。」

（註三）

志剛以儒家中道爲立說根據，和後四十年章太炎在學理上的解釋差別有限。但在不同的世局變化

中，前者以道統作支柱，後者則強調民族文化色彩，同樣必須依靠傳統的固有觀念。（註四）

歐洲基督教世界，十字架最爲家喻戶曉，三尺童子靡有不知。其傳至中國，當然爲時甚早，而在晚清則更遍及於窮鄉僻壤，幾至婦孺皆知。當時士大夫的認識與討論，却很有趣的不以西方的常說去從事接受，反而節外生枝的加以闡釋推論，同時顯然的本着固有觀念紬繹其理論系統。

葉德輝的解釋謂：

「溯其初十字之義，亦爲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。一者數之始，十者數之終。說文解字曰：十，數之具也。一爲東西，一爲南北，則中央四方備矣。造字之聖人，豈預爲彼教說法哉。蓋地之全體，古人亦已知。地球之交線，卽十字之理。大戴禮易本命所謂，凡地東西爲緯，南北爲經是也。神農十言之教，曰：乾坤、震巽、坎離、兌艮、消息。八卦之位居四方；消息所以立體，則中央也。黃帝之臣大撓造甲子，先造十幹，甲乙位東方，丙丁位南方，庚辛位西方，壬癸位北方，戊己位中宮。孔子之說土也，曰：推十合一。元命苞之釋土也，曰：立十加一。中國立教，造字之先，無不因四方中央起義，亦無不準十字起義。牟子理惑論云：老子手握十文，足蹈二五。釋氏襲其文以爲寶相。大寶積經言，佛身有卅字文。慧琳一切經音義云：梵云室哩未瑳二合。唐云吉祥相也。有云萬字者，謬說也。華嚴經花藏世界品之一

，慧琳音義，泐下云：梵書萬字。卽下云，室利鞞瑤，此云吉祥海雲。夫所謂室利鞞瑤，卽前經云室哩未瑤，梵之本音也。所謂吉祥海雲，唐之譯義也。景教碑額之十字，旁繞五雲，卽卽字之變體，以中文劃之則成十矣。西教竊釋氏之單文，釋氏又竊中土之單文。乃彼於其義則日變日非，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。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，造字之臣，未嘗斷斷於一字之義，儒柔其民，此虛實之說也。」（註五）

此外如張自牧也有類似的言論。他們認識西方，廣徵博引的使內容複雜化，恐非任何西洋人所能夢見。反而西方人所共喻的真實，却不爲中國學者所接受。（註六）更甚而至於在歐洲從事多年外交，足跡遍歐土，而於西方知識頗努力了解的曾紀澤，也會以主觀譬解蒙蔽他自己。如他所說：

「西人紀數碼號，九（9）與六（6）顛倒相背。當時製字，必有意義，易則九爲老陽，六爲老陰，凡爻之陰陽，皆以九六別之。」（註七）

西方數字，原無特殊的代表意義，九六倒置，是字形的偶然。曾氏好奇的曲解，仍是固有知識在支配他的觀點。由此當亦可瞭解他們承受西方知識所採行的基本方法。他們寧可曲意解說，在已獲得的固有知識中找根據，而於完全客觀如湯若望（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）龍華民（

Nicolaus Longobardi) 所述說的西方却反而摒拒不用。不但這種情勢值得注意，而其發展結果更是必須作重大探究。

如果我們在本態上再作一點發掘，考量其相反方面的作用，則可以了解到，有幾點傳統觀念會構成探求域外新知的主動動力，正足以補償前者所迷失。好古敏求的學習傳統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項優良，使他們有興趣主動開拓知識天地，在不自覺中沖淡了思想的蔽錮成分。如吳雲函請曾紀澤爲其摹搨埃及古碑。（註八）曾紀澤在英國用西洋樂譜形式，而製作中國樂曲。（註九）這都是在本有知識中已涵泳了相當深度的素養，然後見及相類的西洋事物，就不期然的產生強烈的愛好，而加以吸取。當時最顯著的實例爲數學一門，中國學者之充分接受，毫無勉強，毫無屏拒，已成爲學術史上公認的事實。

(二) 創新的理論和概念

對於晚清思想另一個基本上的考察，是要探討一下屬於他們自己同時代的若干概念。雖然晚清知識分子在隨着時代潮流，承受了西方知識的傳習，但在地域的界限來看，正有他們自創的理論，即使免不了簡單和不成熟，却畢竟是中國學者的思想。同樣的理由，雖然晚清知識分子含帶

了濃厚的傳統色彩，但在時間的界限來看，他們的思想也畢竟不同於往古。不單如此，這七十年間的思想，只能屬於這七十年，即使可以找出沿承的銜接，可以追溯淵源痕跡，却也相當不同於民國以來的思想系統。

晚清知識分子依據傳統思想作基礎，而以西方知識的不同刺激作媒介，從而醞釀出他們自己的理論觀點。這種由啓發而引伸的理論，自不免往往自圓其說，自我作故，甚至出於臆度猜測。若就歷史發展的意義而言，無論這些學說是淺陋的、摹擬的、和不成熟的，但却有相當強度的影響力，構成其推動時代的力量。

自道光以降，同時代學者所提出的新政治理念，時時與外來勢力的入侵有密切關聯，廣泛的說，包括通商傳教，都在供給新的啓發和刺激。這些創新概念的一致特色，是對西方知能的反響。自盧坤、林則徐起，國人廣泛的討論到西洋的「船堅礮利」，而創有「師夷長技」和「以夷制夷」的口號。「師夷長技」曾引起多數人討論，「以夷制夷」更爲不少人用於實際對外事務。嗣自咸豐十年以後，國人進一步了解到自身的實力，和所處的世局，而又廣泛的提出「變局」的時代意義。隨之而展開「洋務」運動，亦即在實質上的工業化運動。（註十）當然嚴格說來，並不限於工業，但工業實應居於此時期之重心，也就是國人在思想醒覺中的一項重大行動。「洋務」

運動在內在的要求和期望的目的都是求富求強，所以其反面的意義也就是「自強」運動。（註十）此種「自強」運動，無論其形式手段和內容，多半以學習西方列強爲宗旨，也就是採取西方國家致富的道路，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西化的傾向。內在的反省在求富強，外在的行動則要追摹西方列強，其原始理念自是基於現時世局的了解，而希冀中國與列強有同等的實力和地位。當然「自強」運動又不盡是一種西化運動，因爲也有人從傳統治術中覓求道路。不過「自強」運動之採取西化路線，實已顯著的表現了時代的傾向，並確是一直在擴張其影響的範圍。

求富強以西化爲途徑，或者說採行西方現代化制度，首先就要主動的吸取西方知識，在當時籠統的定名是所謂「西學」。就內容來說，駁雜而不精一；就來源而言，又不免貧乏和錯亂。但由於知識分子的愛好和渴望，和若干知識技術的實際需要，無論如何，「西學」是受到相當的歡迎。

從「西學」的吸收爲基礎，進一步的轉化，就成爲共所慕趨的「新學」，晚清之所謂「新學」，有其共喻的定義和界說，不是康有爲所特指的「新學」，僅限於新莽經義；而且這一時代的「新學」，也並不爲後代學人所接受。僅只流行一時，但却影響深遠。其本身的價值十分空漠，而時代意義則相當重大。因爲從「西學」到「新學」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根基上轉變的動向

。就學術史的立場討論，「新學」是毫無內容，毫無地位。就思想史的立場估計，「新學」則代表了當時廣大知識分子轉變後的第一個創造，其中包羅很多蟬化的契機。看梁啟超所叙的大要可作了解：

「我們當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，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，既然漢以後要不得，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，和周秦諸子。既然外國學問都好，卻是不懂外國語，不能讀外國書，祇好拏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，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——似宗教非宗教，似哲學非哲學，似科學非科學，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。我們所標榜的新學，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成。」（註十二）

「新學」沒有充實的內容，却代表着良好的求知動向。對於新知亦即西方知識有着強烈的愛好，這是很明顯的。對於傳統知識產生了相當大的擺脫決心。復古的和疑古的意念，以及諸子學復活的契機，均已茁下萌芽，給予民國初年全面文化問題的討論，已埋下了種子。

狹義的，在政治上的「維新」運動與「新學」的關係，自然不及甲午戰爭來得直接，但「新學」則是先具的基礎。「變法」「維新」表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，以及新政治活動對於傳統制度的挑戰。參與者與同情者，各級官吏與在野紳民，無論其動機如何，均可以代表政治思

想表達於實際行動顯著的結果，歷史不可磨滅，它對於討論政治思想提供了有效的實證。

再進一步說，廣義的「維新」運動尚不盡然屬於政治性的。如果要陳述它更深遠的價值，當時全國發展蓬勃的學會就必須連帶估計。自甲午戰爭以後，中國知識分子在其社會行為上也有顯著的改變。認識的基礎自非一時的累積，而具體的行動則顯然是因着中日戰爭的歷史事件所誘發。他們這時產生了一個新的結合形式，就是學會的組織。除開秘密會社和職業性的社團，單是純自由結合的學會，有記載可查的在三百左右，參與的領導人物，有名可稽者在四百人以上。就量的指示，在晚清最後十五年期間，確具有相當充分的代表性。再就學會組織的本身來說，它們並不是依據傳統知識和經驗，而是由於學習西方所得的產物。其共同特性有六點：一、客觀化的社團組織。二、有固定宗旨與專門性的旨趣。三、循一定規章以為會員行為之約指。四、會員有負擔年費、會費、特捐的義務；並享受共定之權利。五、為宣揚某種理想而有機關發行之報章書刊。六、由選舉而組織執行中樞。由此組織看，很顯然這應該是晚清時期所自有的新東西。再就其統攝的內容來說，也是相當豐富。至少有五種不同類性，代表着他們新思想的履踐。一、對整個國家的責任，有強烈的民族自決意識。像同心會、學戰會、保國會、公理會、公法學會、路權研究會、國權挽救會等是。二、對於傳統道學，則尊尚儒術，護衛本位文化。像聖學會、味經學會

、正氣會、明達學會、古學保存會、國學保存會等是。三、對於國內政制的態度，則尚變法，求富強，提倡民主憲政。像強學會、南學會、任學會、公議研究會、憲政研究會、地方自治研究會等是。四、對於學術理想，則推演西方知識，講求格致之學，乃至設圖書館、博物院，以及改良教育制度。像農學會、算學會、輿地學會、測量學會、蒙學會、實學會、科學會、醫學善會、法律學會、譯書公會、教育會、私塾改良會等是。五、對於社會風氣，則崇質簡，尚平等，禁廢陋習。像崇儉會、質學會、羣萌學會、知恥學會、勵志學會、戒烟會、不纏足會、風俗改良會、移風樂會等是。考察各學會活動的特質，大致可以使人相信，這比着一八九八年維新派在政治上的設施更要普遍深入而且有效。

新學環境中，所創造的一個更重要的觀念，就是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。」現代中國人頗非笑晚清思想圈的這個名詞，這應屬於另一情勢，必須先省略討論。名詞本身的合理與否尚不是很緊要，問題在於它是否代表那個時代共喻的觀念。「中體西用」在中國教育思想與制度史上構成一個重大關鍵，現代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國建立穩固基礎，不是單憑外國教士辦學校才會成功。在中國土上自香港設立英華書院，以及嗣後中國政府自設同文館與廣方言館，約有半個世紀的時間，沒有使中國教育制度產生根本改變。教會學校雖然增加迅速，却並未打進中國官方或私有的教

育系統中，它們不能一刻脫離外國人和錢的支持。官方的特殊學校，爲特殊需要而設，是制度外的權宜。但經中國官紳產生了「中體西用」思想，對於教育的改革，發生了全面的推動力量。最明顯的事實，京師大學堂（後日的北京大學）和南洋公學（後日的交通大學）是直接依據這個觀念而創建的。此外全國各地書院之轉化爲新式學堂，而更廣泛更普遍的私塾改良，也是受這個觀念所驅使。反觀秦漢以來數千年間的傳統教育制度，「中體西用」更是代表一個顯著的大轉變。從此以後，中國教育已邁入另一個新的世紀。加速其充分的西化，傳統的制度形式也隨之急遽的消退。就歷史時序的進展來看，這種新舊轉替的過程，無疑義是革命性的。

（三）人物地位與思想成分

前面兩小節，先談晚清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知識所取的態度，和在了解過程中所持有的基本方法。次談他們在晚清七十年間所提出的創新概念的形式，既非傳統所有，也非西方所有。現在再就晚清政治思想探究其固有的和外來的成分。

如果就晚清所介紹進來的西方政治觀念一一考察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會同融合的事實。這種融合代表了外來知識的吸收，和固有觀念的新的啓示。若干新的觀念傳入，每會經過或強或弱的